

MAURICE  
LUPIN  
S

〔法〕莫里斯·勒勃朗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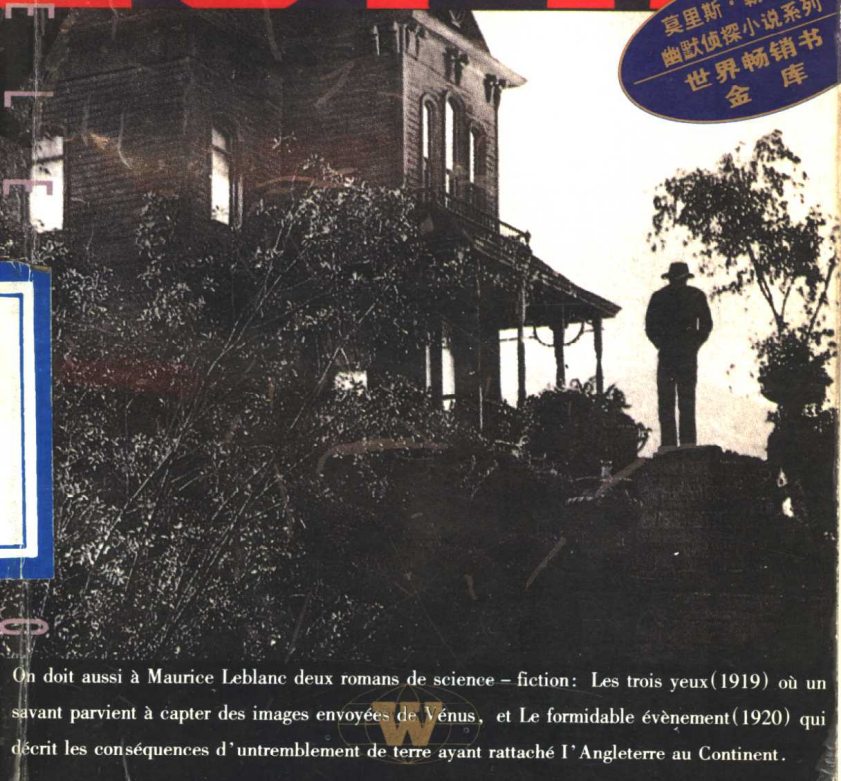
王文新译

# 神探 维克多

*Maurice Leblanc  
Lupin  
Victor, de la  
brigade  
mondaine*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莫里斯·勒勃朗  
幽默侦探小说系列  
世界畅销书  
金库



On doit aussi à Maurice Leblanc deux romans de science - fiction: Les trois yeux (1919) où un savant parvient à capter des images envoyées de Vénus, et Le formidable évènement (1920) qui décrit les conséquences d'un tremblement de terre ayant rattaché l'Angleterre au Continent.

世界畅销书金库



勒勃朗幽默侦探小说系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 神探维克多

〔法〕莫里斯·勒勃朗著

王文新译

责任编辑：项纯丹

封面设计：宫超

---

神探维克多

〔法〕莫里斯·勒勃朗 著

王文新 译

---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2 字数 53,000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册

---

ISBN 7-80511-884-1/J·202 定价：7.00元

## 前 言

如同英国人都知道福尔摩斯一样，所有的法国人都知道亚森·鲁宾。他那足智多谋、沉着冷静、倜傥不羁、乐于冒险、愚弄权贵、扶助弱小的形象和行爲，曾使几代读者为之倾倒。勒勃朗也因此成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家。

莫里斯·勒勃朗于1864年生于法国鲁昂市一个造船厂主家庭。幼时曾险遭不测。当他只有四岁时，家里房屋失火。他福大命大，刚被救出，房屋就倒塌了。

勒勃朗后来从事写作，主要得益于福楼拜和莫泊桑两位文学大师的教导。福楼拜是他的舅父，通过他，勒勃朗结识了许多作家：埃德蒙·德·龚古尔、左拉、莫泊桑和米尔博，还有他自己的姐夫，诗人马戴林克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年轻的勒勃朗决定离开鲁昂的工厂，到巴黎姐姐处安身，一边学习法律，一边尝试写作，终于成了《吉尔·布拉斯》和《费加罗报》等报刊的专栏记者，并发表了《一个妇女》、《死亡的作品》、《阿梅尔和克洛德》等小说。名家们对他的作品颇为赞赏。莱翁·勃劳

伊说“他有莫泊桑的风格”，而于勒·列那则说“他继承了福楼拜的家风”。

勒勃朗的首次成功实在出自一个偶然的機會。1907年，大出版商比埃尔·拉斐德策划推出一本名为《我通晓一切》的杂志，约他撰稿。要求他每月写一篇短篇侦探小说，主人公应是法国式的福尔摩斯。于是，《亚森·鲁宾》问世了。

亚森·鲁宾一面世，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《我通晓一切》杂志销路见好。勒勃朗不但每月准时交出一篇，而且于第二年收集成册。此后，作者欲罢不能，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亚森·鲁宾故事的创作。到1934年为止，出书近30部，其中著名的有：《侠盗亚森·鲁宾》、《813》、《水晶瓶塞》、《三十口棺材岛之谜》、《八次奇遇》、《金三角》、《巴内特侦探事务所》、《神秘的居所》、《两种微笑的女人》、《神探维克多》等等，堪称卷帙浩繁。故事也被频频地搬上银幕，改编为电影的有八部之多。

批评家们认为亚森·鲁宾和福尔摩斯有很大的不同。福尔摩斯是正统人物，一位私家侦探，处处维护社会秩序。亚森·鲁宾则是个窃贼，站在剥削阶级社会的对立面，劫富济贫，更像侠盗罗宾汉——20世纪法国现代社会的罗宾汉。亚森·鲁宾也当侦探，但他的破案方法也和福尔摩斯迥然不同：他靠的不是收集指纹、烟蒂和脚印，而是细致的调查和严密的推理。

人们喜爱亚森·鲁宾这个人物，固然因为他

智慧出众、敢于冒险。他胆大心细、乐观、诙谐。他经常身处险境、绝境，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却每次都是逢凶化吉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人们喜爱他更因为他敢于藐视权贵、惩治丑恶、嘲笑庸才、匡扶正义。他除暴安良，取的不是绿林好汉的做法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；而是以绅士的面目出现，专取不义之财。他从来不杀人，也从来不使刀枪。他最厉害的武器是他的智慧。他并不一本正经，而是轻松愉快、玩世不恭，像是贵族中的无政府主义者。对警察他是既捉弄、又帮助。在帮助警察破案的过程中，把追回的赃物——原本就是不义之财——收进自己的腰包。他拿了人家的财宝，人家只得哑巴吃黄连，因为贪污犯家中失窃是不敢报案的。

亚森·鲁宾的故事里边不乏年轻姑娘，和他产生爱慕之情。他对这些姑娘真心诚意，但因各样的原因最后未成眷属。这样的姑娘，每篇小说中最多只有一个，是作者心目中美丽和善良的化身。所以，众多姑娘，实际上是同一个形象，读者不会谴责他对爱情不专一。

如同福尔摩斯的名气比柯南道尔响一样，亚森·鲁宾的名气也远远地盖过了莫里斯·勒勃朗。继福尔摩斯之后，欧美文坛出现过不少类似模式的侦探，同样，批评家们认为莱斯里·夏特里、琼·布鲁斯、艾勒里·奎因和安托尼·毛顿等形象无不受到亚森·鲁宾直接或间接的启示。

近年来,中国银幕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式的侠盗,名叫鲁平,专和军阀、鬼子作对。可见亚森·鲁宾对中国公众也有很大的影响。这次我们翻译七部作品,以使公众对法国大众文学、对亚森·鲁宾这个传奇式的人物有更多的了解。

**李棣华**

1996 盛暑于上海

# 目 录

前 言	李 棣 华
引 子	1
1. 传环游戏	3
2. 灰色鸭舌帽	21
3. 男爵的情妇	36
4. 逮捕	51
5. 巴兹莱耶夫公主	64
6. 国防债券	80
7. 同谋	94
8. 旅馆里的战斗	111
9. 广场中央	130
10. A. L. B 文件	148
11. 焦虑	162
12. 鲁宾的胜利	175



## 引 子

维克多是巴黎警察局刑警处风化组的一名警探，他在国防债券失窃案、拉斯科老头和艾丽丝·马松被谋杀案的侦破中，在同亚森·鲁宾的坚决斗争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。在这之前，他只是一名机智多谋，但脾气暴躁的老警察，办案随心所欲。报界曾多次披露其异想天开的工作方式，其中一些非议引起了局长的关注。下面是刑警处长戈蒂埃先生写给局长、为属下辩护的一封私信。

维克多警探名叫维克多·奥汀，他父亲是共和国的一位检察官，40年前死于图卢兹。他本人曾在法属殖民地生活过，是一名出色的行政官员，经常担负最棘手、最危险的使命，但经常被调换工作地点，因为总有人因妻子被他诱惑或女儿被他骗走而告他的状。这些风流韵事使他无法升迁更高的职务。

随着岁月的推移，他变得安分多了。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离开了殖民地，但一直渴望做点事情打发他的闲暇时光。于是他请我

一位住在马达加斯加的表兄推荐给我。我表兄对他评价很高。确实,尽管他已不年轻,还喜欢自作主张,但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助手,办事谨慎,没有野心,不爱张扬。我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。

坦率地讲,在处长写这封信的时候,维克多的名气还没有超出其上级和同事的狭小圈子。直到那位不同凡响的亚森·鲁宾突然出现在他面前,并赋予国防债券迷案特殊意义时,维克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仿佛是偶然的安排他和不同寻常的敌手对垒,从而使这位老警探一下子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维克多所进行的是一场狡诈、激烈、无情并且充满仇恨的交锋。斗争在黑暗中开始,然后在光亮中进行。该案最后戏剧性的结局增添了鲁宾的神奇色彩,也使风化组的维克多名扬天下。

## 1. 传环游戏

星期天下午，风化组的维克多步入巴拉塔扎尔电影院纯属偶然。这之前，他在跟踪一名嫌疑犯，但约4点钟时嫌疑犯在熙熙攘攘的克里希大道上消失了。为躲避嘈杂的人流，他在一家露天咖啡馆坐了下来，拿起一份晚报浏览。一则短新闻吸引了他。

有消息说，沉寂了数年的大盗亚森·鲁宾又重新露面，引起公众议论。星期三有人在东部一座城市看到了他，巴黎警方随即派人去协助缉拿，但他又一次逃脱了围捕。

“混蛋！”维克多轻声骂道。像所有刚直不阿的警察一样，他将罪犯视为私敌，对他们毫不客气。

他窝着一肚子火走进电影院。那里正放映一部流行的警匪片。中间休息时，维克多口中嘟嘟

嚷嚷，责怪自己到这里来看什么电影。他刚想走，见对面包厢中坐着一个女人，就停下步子。那女人面色苍白，浅褐色的头发向两边分梳着，容貌非常美丽。她属于那种令人瞩目的女人，尽管她并没有故意搔首弄姿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她吸引过去。

维克多重新在楼厅边坐了下来。在灯光又突然熄灭前，他已将她头发的色泽和双目的光彩印记在心里，不顾银幕上夸张而索然无味的冒险故事，耐心地待到终场。

这倒不是因为他以为自己的年龄还能取得别人的好感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皮肤粗糙、两鬓花白、神情古板，总之，一副年过半百、退伍军人差劲的模样，但仍穿着紧绷绷的成衣不懈地故作优雅。然而他喜欢欣赏女性的美丽。他以此回忆起从前生活中曾有过的激情。另外，他喜爱自己现在的职业，有时所遇见的女人使他很想了解她们所隐藏的神秘、悲哀，也包括极其简单的生活琐事。

当灯光又亮起来时，那个女人站起身。他注意到她个子很高，衣着名贵，卓然出众。这些更刺激着他探秘的欲望。可是，正当他靠上前去的时候，楼下观众群中突然出现一阵骚动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喊道：“抓小偷！抓住那个女的！她偷了我的东西！”

那个女人俯身向楼下看，维克多也俯下身。在下面的中间过道里，一个矮胖的年轻人神情紧

张，舞动着双手，疯狂地试图在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。他想要追赶的人大概已经逃远了，因为维克多和别的观众都没看到有什么女人在逃跑。但他仍在大喊着，气喘吁吁，踮着脚尖，并用肩肘往前挤：“那里！那里！她出了大门，黑头发、黑衣服、一顶小圆帽……”

他说话断断续续、含糊不清，使别人无法认出究竟是哪一个女人。最后，他奋力推开周围的人，闯出一条道，跑到出口处。

维克多没有犹豫。他冲下楼，跑到年轻人身边，这个人仍在喊：“抓贼！抓住她！”

门外街头民间乐队的乐声此起彼伏。黄昏的光线中颤动着灰尘。慌张的年轻人似乎失去了目标，在人行道上呆了几秒钟，眼光向四周搜索着，接着好像又突然望见了她，拔腿朝克里希广场奔去，时而避让着川流不息的车辆。

他现在不再喊叫了，跑得飞快，有时还跳一下，像是在无数的行人中捕捉到了偷他东西的女人。但他感到从电影院出来，就有一个人跟着他跑，几乎与他并肩。这可能鼓励了年轻人，因为他跑得更快了。

他听到一个声音问：“你看得到她吗？你怎么能看见她呢？”

他喘着气低声答道：“不，我看不到她——肯定从这条街跑掉了……”

他跑到一条行人稀少的街上

个女人比别人走得快，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。

到了一个路口，他对跟他的人说：“你向左拐，我走这条街，我们在尽头会合。是一个黑发小个子女人，穿黑衣服……”

但他没跑上 30 步，便靠在路边墙上，气喘不上来，身体摇晃欲倒。这时他发现那位同伴并没有听从吩咐，而是上前友好地扶住了精疲力竭的他。

“怎么回事！”他愤怒地问，“你还在这里？我可是告诉你……”

同伴答道：“是的，我还在。但从克里希广场开始，你实际上是在瞎跑。该动动脑筋。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。有时人不动反倒跑得更快些。”

年轻人仔细打量这位好心人。奇怪的是，虽然此人已上了年纪，但这场长跑似乎并没造成他呼吸上的困难。

“啊！”年轻人说，表情相当沮丧，“你见得多了……”

“不错。我是警察，维克多警探。”

“你是警察？”年轻人重复道，心神不定，两眼发直，“我从未见过警察局的家伙。”

这，对他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呢？他向维克多手表示感谢：“再见，你真太好了。”

正准备离去，维克多叫住他：“可那个女人呢？”

“找到她的。”

“我可能会对你有用的，告诉我一些细节吧。”

“细节？什么细节？是我自己搞错了。”

他快步离开。警探以同样快的步子跟了上去。年轻人看样子急于达到一个目标，但这个目标并非是抓获女贼，因为很明显他是在盲目乱走。

“到这里来。”警探说着抓住年轻人的胳膊，将他拖入一幢房屋，房屋门口的红灯亮着几个字：“派出所”。

“这里？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需要谈谈，在大街上不方便。”

“你疯了！快放开我！”年轻人抗议道。

“我没有疯，也不会放你。”维克多的语气激烈起来，因为放弃对影院美人的追逐使他感到十分恼火。

年轻人动手反抗，打了他一拳，却反挨了两拳。他终于被制服了，被推进一间屋子，这屋里呆着 20 多个穿制服的警察。

“风化组的维克多警探。”维克多进门说，“我有几句话要和这位先生谈。不打扰你们吧，所长？”

警界闻名的维克多这个名字，使房间里的人产生了一阵好奇的骚动。所长立即听从了维克多的安排。维克多向他简述了一下情况。年轻人则已倒在一张凳子上。

“累了吧？”维克多大声问他，“你跑得像兔子一样快干什么？小偷早就无影无踪了，大概是你

自己在逃跑吧？”

年轻人又来劲了：“这关你什么事？我有权利去追一个人，哪怕是追个鬼！”

“但你无权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，就像人们无权在铁路上随便拉响警笛一样。”

“我没伤害任何人。”

“不，你伤害了我。我当时正在做一项很有意义的调查，然后，倒霉！你的证件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很快就有了。维克多用近乎粗暴的敏捷搜了此人的上衣，掏出他的皮夹子检查，然后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名字，阿尔方斯·奥底格朗？阿·奥底格朗，您知道这个名字吗，所长？”

所长建议道：“可以打个电话问问。”

维克多拿起话筒，要了警察局：“喂……请转刑警处……喂，是你吗，勒菲比尔？我是维克多，风化组的。是这样，我手里有一个叫奥底格朗的人，他好像不太对头，你知道这个名字吗？嗯，什么？对，阿尔方斯·奥底格朗……喂……斯特拉斯堡来的电报？给我念一下……对，身材矮胖，两撇小胡子……对……谁负责值班？埃都因探长？把情况告诉他，并让他到乌尔辛街派出所把人带走。谢谢。”

他挂上电话，转身对奥底格朗说：“你是东部中心银行的雇员，星期四失踪，那天九份国防债券被盗，共计90万法郎。你刚才在电影院里被偷的



显然就是这笔钱。她是谁？那女贼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奥底格朗哭了，无力为自己辩解，只能傻乎乎地承认道：“我是前天遇见她的，在地铁里，昨天一起吃的饭。她曾两次注意到我口袋里藏着一只黄信封。今天在电影院，她突然扑到我身上，吻我……”

“信封里装着债券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在维克多的追问下，奥底格朗像挤牙膏似的说出，拿走黄信封的女人叫欧内斯特蒂娜，是个打字员，在一家化学品公司做事。

“那家化学品公司的地址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们在马特莱娜街附近见面。”

他哭得更厉害了，话也讲不清楚。维克多不需要了解别的了，便站起身，告诉所长留心犯人安全，然后回去吃晚饭了。

对他来说，奥底格朗已不再重要了。他甚至感到后悔，插手这件事使他失去了同电影院那位美人接触的机会。美人，她是那么神秘！奥底格朗这个白痴怎能这样愚蠢地插到她和维克多中间。要知道，维克多是多么喜欢欣赏美丽的陌生女人，多么乐于探究她们生活的秘密！

维克多住在特尔纳街一间舒适的房子里，一个老仆人伺候他。他同警察局的关系很随意，同